



战斗在最前线

短篇小说集

47.7

5

解放军文艺社

战斗在最前线

短篇小说集·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成都部队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5·字数 83,000

1976 年 5 月第 1 版·1976 年 5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137·7602 每册 0.34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集。

这些作品着重反映了我军指战员参加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部队出现的新面貌，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作品时代感较强，有生活气息，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清新活泼。

封面设计：肖映川 陈迹琏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同烂漫的山花开遍祖国大地，全国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为了回击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我们编选了这本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集。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军指战员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及文化大革命给部队带来的崭新面貌。作者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锻炼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的鲜明特点就是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从红卫兵成长起来的战士、青年干部，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广大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坚持继续革命，使部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做出了新贡献。

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文艺

新兵。其中，有连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机关干部，也有三结合的写作组。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从各种不同角度，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

我们满怀激情向读者推荐这些新人新作，并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部队现实斗争的优秀文艺作品出现。

目 次

- 战斗在最前线·····梅新生 孙淑敏 (1)
- 洪流滚滚·····刘耀华 (28)
- 特殊合金钢·····刘兆林 (39)
- “炮”连长·····岳恒寿 (58)
- 炕头组长·····窦益山 (85)
- 金喇叭·····吕永岩 (108)
- 新来的炊事班长·····赵峻防 (123)
-

战斗在最前线

战士 梅新生 孙淑敏

—

矿井绞车轰叫着，从河下巷道井口飞驰而下。“叮玲玲”，一阵刹车铃响，疾驰的绞车还未停稳，东风煤矿军代表、河下采区总指挥丁浩就猛地从车厢里跳出来。他，四十一、二岁，身材魁梧，一脸被战火硝烟熏得黝黑的圆脸，这会儿正透着十分焦急的神色。

他咋不急呢？昨夜他在局生产指挥部开了半宿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煤炭，上级要求他们正在开发的河下煤田，提前两个月出煤。就在这个当口，矿里来电话说，河下巷道突然出现渗水，水量很大。丁浩知道，开掘河下巷道是河下采煤的关键工程，上千万吨原煤要通过它运出地面。过去，走资派魏德水和洋专家惧怕通天河掉底，用“水”字的禁牌，查封了河底煤田。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工人阶级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用革命的大字报批判了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认真进行科学勘探,突破了那个禁区,可就在主巷道掘进即将进入河床下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水情!水,究竟哪儿来的呢?今天天没亮,他就象奔赴前线打仗一样,冒着风雪,风风火火地赶回了矿井。

河下大巷象一条地下长龙,穿过一层层岩石,笔直地接近了河床边缘。丁浩冒着淋头水往里走,来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大联委主任、河下采煤掘进队队长曹师傅头戴安全帽,身穿雨衣,正领着工人们在顶水排石碴。

“水情怎么样?”丁浩问。曹师傅举起矿灯指点道:“你看,这里最来劲!”丁浩登在石堆上,仰起脖,只见渗水从顶棚里渗出,嘀嘀哒哒连成线,在脚底汇成一股股细流。

丁浩建议马上召开“诸葛亮会”。一会儿,人们凑齐了。大家站在积水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出点子,渐渐认识统一了。丁浩觉得曹师傅提出的“边查水源,边排水作业”的主意很好,想再找杨东山商量一下。人们告诉他,老杨在井下值班室呢。

杨东山是这个矿的原副矿长,扛过枪,打过仗。转业后,因为跟着矿长魏德水跑,查封河下煤田犯了错误。丁浩进矿支左后,和工人一起耐心地教育他,尖锐地批评他。经过一段时间,杨东山开始转变了。在筹备“三结合”领导班子时,大家想通过实践进一步帮助他,便让他参加了河下采区指挥部,当了技术组长。老杨的心情很激动,多次下决心要在实践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他对巷道突然渗

水的问题伤透了脑筋，生怕出点差错，辜负了党和群众的信任。这不，他又给局里挂了电话。听说丁浩已经回来了，就焦急地盼着他下井。

“吱嘎”一声门开了，技术员黄子标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拖着鼻腔喊：“杨组长，掌子面积水泡脚脖子了，说不定这水连着通天河呀！”一句话触到了老杨的痛处，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半晌才问：“那，你看咋办？”

黄子标凑上去，低声道：“赶紧停工观察。”杨东山沉默了，是啊，黄子标在技术上有两套，他的话不能不考虑。黄子标好象猜透了对方的心，又补充道：“过去咱们封了河下煤田，那是执行错误路线；现在停工观察，是为了稳扎稳打地打开禁区。老杨啊，群众信任你，让你当技术组长，这可是考验你能不能‘解放’的关键时候，你要为国家的财产、人民的安全负责啊！”

真是火上浇油啊，杨东山拳头攥出了水。正在这时，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没等老杨转过身，丁浩一双热情的大手已经握住了他。

“啊，军代表，快请坐，请坐！”黄子标一见丁浩，马上满脸堆笑地迎上去。丁浩进矿以后，听群众介绍，黄子标这人原先是生产科长，魏德水的“军师”，查封河下煤田时他最卖力。文化大革命初，他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群众又压又骗。以后看风头不对，立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检查，当了现场技术员。根据他的表现，丁浩始终怀疑他不象是一个地道的工人。丁浩想趁这个空儿，再探探他的底，便

问：“黄技术员，现在河下巷道渗水，你看怎么办？”黄子标眨眨小眼睛，狡黠地苦笑道：“嘿嘿……我蹲在上边长了，缺乏实践，还是听听军代表的吧！”

“那好，我就先放一炮！”丁浩把刚才群众的建议讲了一遍。

杨东山在一边觉得顶水掘进太冒险，便直截了当地劝说道：“老丁，河下采煤咱们是头一遭，可不能蛮干哪！”

丁浩笑了笑，心平气和地说：“这不叫蛮干。经过科学勘探，巷道与河床间有八百米厚的岩层，河水最多渗透二百米。”

“那眼前的渗水如何解释？”

“这就需要发动群众，尽快查清渗水的来源……”

杨东山还想说下去，突然，女机电工王小兰浑身湿漉漉地跑进来嚷道：“军代表，有情况！”杨东山抓起了安全帽紧张地问：“怎么啦？”这姑娘一边抄电话一边说：“一台水泵不行了，我还得调水泵……”

“啊……”没等小兰说完，丁浩和杨东山已经一前一后地冲出了房门。

原来掌子面西头又出现了渗水，泥水象瓢泼大雨似地从石缝里钻出。杨东山沉不住气了，把丁浩拉到一边，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说：“水势越来越大，咱们要为国家的财产、人民的安全负责，还是撤出掌子面停工观察吧。”

“不能撤！”曹师傅蹒跚着积水奔过来，情绪很激动，“老杨啊，你想过没有？煤是工业的粮食，多少钢铁厂张着嘴，等着

咱们采出的河下主焦煤。一撒掌子等于放水淹巷道，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坚决不能撤！”曹师傅的声音震得掌子面直颤动。

杨东山不吭声了。他知道，曹师傅就是这个直爽脾气，一是一，二是二。记得当初，自己不敢到群众中去改正错误，曹师傅拉着自己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那些日子呀，曹师傅白天黑夜找他谈心，对他帮助真大呀！所以杨东山一直很敬佩这个造反派头头，尽管刚才的话很刺耳，他也不愿当众反驳。

这时，工人们纷纷地议论开了，仨一群，俩一伙争辩着，巷道里人声鼎沸。

“同志们！”丁浩洪亮的声音，使喧哗的巷道一下静下来，“刚才曹师傅说得对！现在的水势完全可以控制，只要我们筑好防水闸，加强安全措施，同时排水，发动群众查清水源，治住水患，就一定能凿通河下巷道，开出河下煤田！”

“说得对！”工人们赞同地喊道。

正在这时，王小兰和工人张大龙带着一帮小伙子扛着防水器材，汗水淋淋地赶到了。丁浩马上发出命令：“安装水泵，立即排除积水！”丁浩布置完，回头问杨东山还有什么意见。杨东山说：“我担心的是安全，怕的是淹井。好吧，先干着看吧。”“不是干着看，而是要干到底！”丁浩语重心长地说，“老杨，咱们都是炮火硝烟里钻出来的人，打仗那阵，咱们不怕流血，冲杀在最前线；今天，在新的战场上，怎么能缩手缩脚站着看热闹呢？”

杨东山半天没有吭声，最后扛起小管走了。

丁浩望着杨东山的背影陷入了沉思：这会儿黄子标老跟着老杨的影子转，老杨的情绪是不是跟他有关呢？

水，还象喷泉一样从石缝里涌出，浇在人们身上，压在人们心头……

二

为了尽快查清渗水来源，丁浩升井后，连夜召开了两个工人座谈会。因为风雪大，没有请老干部佟亮参加，今个一大早，他便登门拜访了。

佟亮是这个矿的原政治部主任，今年近六十了，是全矿最老的工人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曹师傅和王小兰造反，带头向走资派开炮，不久前，他被临时抽到局里负责抓生产。佟亮从小在煤洞里滚大，对东风矿的地理人情了如指掌。人们都称他是“活矿山”。丁浩找他，一方面是汇报工作，一方面想进一步调查水情，并且摸一摸黄子标的底细。

转眼间，来到了工人新村，丁浩跺跺鞋上的积雪，刚要敲门，正巧碰上佟亮往外走。

“哎！老丁呀，快屋里坐！”佟亮把丁浩拉进屋，一边忙着沏茶，一边说，“我正想去找你呢，听说河下大巷渗水，杨东山要打退堂鼓？”

“可不！”丁浩点点头，“这几天，老杨的情绪不大对头，

群众的意见他听不进，黄子标的话他倒听进去啦。”

佟亮把沏好的茶水递过去，愤愤地说：“黄子标呀，哼！根子从来就不正。我在矿山呆了几十年还不了解他！？两面三刀，和他做买卖的爹一路货，哪有点共产党员的韵味！当初魏德水查封河下煤田时，他张罗得最欢。昨天晚上，我还在魏德水家门口撞见了，不知搞什么鬼！”

“噢？”这情况引起了丁浩的注意。

两人谈了一阵黄子标的情况，接着丁浩向佟亮汇报了昨晚开调查会的情况。他说：“老工人们提出不少线索，有的怀疑，巷道上方有几道解放前开的旧巷，会不会是由于大巷掘进到了旧巷底部，大巷里放炮震动，旧巷积水下漏？”

佟亮忙插嘴问：“带来水样了吗？”

丁浩打开挎包，从里边取出个小瓶，对佟亮说：“经过化验，渗水和通天河里的流水硬度、碱度都不一样，可以断定是旧巷积水。”

可这是从哪条旧巷漏下来的水呢？他们打开巷道图纸，研究起来。佟亮伏着身子，细细地看着，猛然间喊出声来：“说不定这水出自盘六道！”

“盘六道？”丁浩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忙问，“以前组织人探查过吗？”

“探查过。”佟亮望着窗外洁白的雪景，点着一支烟，边抽边讲开了，“那还是大跃进时的事，矿里准备扩大生产，对所有的旧巷做了一次普查。可是查到盘六道时，黄子标和魏德水死命反对，硬给挡了回去。”

“挡回去?为什么?”丁浩很奇怪,警觉地问。

“他们说里面有水,谁进谁死,哎!这话就长了,”佟亮呷了一口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占了矿山,发现了这块主焦煤层,硬逼着我们沿着河床底开出了盘六道。解放前夕,这帮兔崽子要炸毁矿山。当时地下党员张志强领着我们几个骨干在盘六道秘密商定,要举行护矿大罢工。后来罢工不知为什么失败了,工运领导被敌人抓的抓,杀的杀,张志强也下落不明,矿山遭到了敌人严重破坏。就在那一天,几个把头放炮炸开了盘六道上方的断水层,封了掌子面……”

佟亮的话在丁浩脑子里掀起了阵阵波澜,他清楚地意识到,通天河下的战斗,不仅仅是生产问题,而且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佟亮提供的很多线索,更增加了丁浩的警惕:过去,黄子标死命反对探查盘六道,究竟为了什么?现在他在老杨背后煽风点火,有没有其它文章?咱们发展生产一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是关系到东风矿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一场决战!一想到这,一股革命的责任感促使着他,呼唤着他,使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坚定地说:“老佟,我想立刻下盘六道探查水源!”

“什么?下盘六道!”佟亮惊住了,“老丁,人称探旧道是闯虎穴……”

“不闯虎穴,焉得虎子!”

佟亮盯住了丁浩:“水淹冒顶你不怕?”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坚定不移!”

“万一碰到危险呢？咋办？”

“老佟，我知道有危险，甚至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不能不去闯啊！”丁浩眼里迸跳着火花，“我不能眼看着渗水威胁着工程的进展，眼看着错误路线捞着根救命稻草，眼看着战友止步不前，甚至走回头路！老佟，这跟上前线打仗一样，个人牺牲不要紧，重要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哪！”

佟亮仿佛是又一次认识了丁浩，睁大眼睛望着他。是啊，丁浩不愧是一名战斗英雄：百万雄师过长江时，是他抱着炸药包，一气炸毁了敌人九座碉堡；是他忍着伤痛，把火红的战旗插在大江南岸。战争年代，丁浩出生入死为人民打江山，现在呢，为了保住人民的江山，丁浩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不吃老本，朝气蓬勃地冲杀在这继续革命的最前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走资派斗，到了关键的时刻，什么都敢豁出来，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继续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啊！佟亮激动了，他握住丁浩的大手，铿锵地说：“走！咱一块下盘六道！”

“那哪儿成！”丁浩不同意，他知道佟亮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患有风湿症。

“放心吧，盘六道我下去过，我和矿井已经打了一辈子交道了！”佟亮坚持着。

丁浩注视着这位双鬓斑白的老干部，注视着他那刚毅、倔强的面容，只觉得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多少老干部焕发了革命的青春！佟亮毅然去探险，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工人阶

级火热的心哪！

三

盘六道的井口在半山腰，它是一条深埋在地底的水平大巷。丁浩和佟亮来到井口，只见岩壁已经塌落，一股细流从石缝里钻出，在井边结了一层厚冰。洞子里黑古隆冬，神秘莫测。两人拎着瓦斯检定器钻了进去，两道强烈的灯光，划破了巷道的黑暗。里头阴森森的，顶板的石头变黑了。拥挤的岩石呲牙咧嘴象要吃人。淋头水不断从巷壁石缝里哗哗地淌出。

两个人弯着腰，一边察看，一边前进。佟亮在前边不时地叮嘱：“当心碰头！”“注意！有水坑。”拐了几个弯，巷道忽然倾斜了，佟亮走到一堵灰砖垒起的半截墙前停住了脚，说“这就是盘六道的进口处，里面顶板破碎，要格外小心！”丁浩顺着灯柱往里望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坑道里一片汪洋，混浆浆的泥水灌了半洞。丁浩和佟亮紧了紧矿灯带，跳进水中，平静的水面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两人测量一下瓦斯含量，做了具体分工：丁浩在前边监视水情，佟亮观察支架情况，保证安全。

佟亮一边走，一边用半截木头敲着顶板。突然传来一种特殊的声音。佟亮根据多年来“敲帮问顶”的经验，知道不妙，忙大声喊：“快！快撤！”丁浩好象被什么东西迷住了，没有动，等他挪步时，一大块岩石从渗水的巷顶塌落下来。

碎石卷着泥沙把丁浩扑倒在水里，砸得水花四溅。佟亮惊叫一声，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丁浩的胳膊被砸肿了，幸好没有伤着筋骨。他爬起来，抹掉脸上的泥水，笑着说：“刚才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老佟，你瞧！”他指着水上浮动的碎木头，“它们在活动！”佟亮透过黑暗，仔细观察一阵，哈！果然如此。两人心里乐开了花，忘记了刚才的危险，象追踪似地跟着碎木头拐进了一条分巷道。水中移动的碎木头突然加快了速度，象箭一样射向前面的漩涡，转了几圈不见了。

丁浩兴奋地喊：“透水区！”佟亮点点头：“不错！工人们又叫它‘龙眼’，眼底下有一道透水裂隙，人要是掉进去很危险！”

丁浩急忙从防水袋里取出图纸，经过查对，这个透水区正好位于河下巷道的左上方。他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一挥手溅起了一片水花：“嘿！这下渗水的根子总算查到了。”

紧张的战斗结束了，可是丁浩还在思索着：黄子标、魏德水为什么千方百计反对探查这个盘六道？这里还有什么秘密吗？他十分注意地观察着旧巷里的一石一木。

为了防止冒顶，丁浩找根木头敲敲棚子，“呼呼”的声音表明这里很结实，他又敲敲巷壁，木棒划掉了水锈，光柱照在一块灰褐色的石头上。突然，丁浩惊叫起来：“上边有字！”佟亮也看见了，左上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模模糊糊地刻凿着一行小字，凹陷处被泥沙塞满了。两人凑上去一边清理字痕，一边读道：“田子标是叛徒，出卖了护矿大罢工！张志